

長裙

「馬龍白蘭度已經死了。而且，我想應該不是什麼黑手黨。」「誰知道呢？凡事都有可能，我只想避免兩難的情況發生。」

她仰起頭，像念出半空中的文字：「即是說，你願意幫我們，只要這不影響你買到B哥的Pizza？」「就結果而言，是。」她將鈔票往前一推。我說：「就『結果』而言，但程序上我沒接受你們委託。」

「真的不要？」「捐給紅十字會。」「最少拿個旅費？」「第一，如果有必要開支，我的委託人會支付。第二，你說旅費是什麼意思？」「我想到該從哪裏開始說了。跟我來。」阿欣引我回到Pizza工房，在Margarita Teresa前停下。「懂不懂藝術？」她問。「怎麼說呢，懂不懂人生？」

她吐了下舌頭。闊別十年，如今與畫作重逢，我和它都沒多大改變（或許）。Margarita Teresa的長裙在裙架支撐下仍高高隆起。如果用手掌蓋住上身只看下面，肯定會以為那是一張蓋了黑布的餐桌或茶几。也是因為裙架，小公主的雙手無法下垂，只

能以四十五度角放在裙架上。我試着伸手模仿，只覺肩膀和手臂肌肉繃緊。此外她的腰支也被紮成僅有兩隻手掌寬。穿成這樣大概是不可能跑草地和爬樹了，連坐下玩煮飯仔都很吃力。想到那個年代的女子年紀輕輕便要受這種無稽的美學擺布，便不禁神傷。

她問：「有什麼感想？」「西班牙黃金時代畫家Diego Velázquez的作品，估計名字叫《穿黑裙的德蕾莎小公主》。『估計』，是因為Velázquez雖然曾多次繪畫德蕾莎小公主，但藝術史記載的畫作只有穿藍色、白色、桃色和橙色裙的，並沒有黑色。相當奇妙的一幅畫，感覺像《孖寶兄弟》的隱藏關卡。」

「你是藝術家？」她湊近我的臉，好像我的臉寫有答案似的。「普通人。」「普通人會知那麼多？」「剛才在《維基百科》看的。跟飲食記者見面時，想起十年前看過這幅畫，在阿B的店。」（二）

（說故事之人之四十六）

片尾曲



克 洋

fb.me/hakyeung2018
逢周四、日見報

下井

村上春樹是一位熟知人心的作家，他能帶領讀者到人內在的世界，除了充滿幻想奇情，小說情節中充滿了象徵性符號的隱喻。「井」是村上春樹經常使用的一個道具，透過下井讓主人翁進入另一個世界。在他小說中的每個角色都在尋找那個真實的自我，待在井底是最佳的場所讓意識接觸那陌生的自己，所以角色無論自願還是被迫，都必需透過下井來尋找那個本來的我。

井是一個充滿資源卻又讓人害怕接近的地方，井底深而黑暗，似無法洞悉內裏的乾坤，縱使我們都知道井底不就是井水，但在拋下木桶入井的時候，我永遠對木桶有一份憐憫，對它將面對的未知和危險充滿了同情，這是我對井的恐懼。

下井是一份決心，決心去尋找自己，害怕下井就是害怕着那本來的自己，從黑暗之中突然冒出頭來，不由分說的將你無情吞噬。然而，那都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，本我並非洪水猛獸，只是我們對她有太多可怕的幻想；事實是她需要被覺察和認識，

換句話說，意識和深層潛意識需要溝通和諒解。舉個例子，意識讓我們知道懂得游水的好處，但深層潛意識卻時刻告誡着我們遠離危險，當彼此缺乏溝通和諒解時，我們會對游水所產生的恐懼視為懦弱和無能，最後對自己充滿了怨恨和羞愧。

下井是一個比喻，比喻着往深處那不為人知的地方探索，而這個地方不在哪裏，卻在近於咫尺的心靈內，有人透過靜修、單獨旅行、接受精神分析等方法，但重點是注視自己的內心，全神貫注的凝視着黑暗的中心，覺察着本我的蹤影。村上春樹講過，他一生的夢想就是待在井底，我想那是人最誠懇的願望，因為那裏埋藏着真相，一個自我的寶藏。至少，村上春樹是這樣認為的。

象訴



馮俊彥

逢周日見報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
鄉間中秋

第一次在鄉間過中秋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，從來沒有覺得月亮如此清澈、離我如此親近。偶爾有一塊輕雲飄過，月亮周圍就會泛起彩虹般的光暈，真正的「彩雲遮月」。雲過去了，就又是月華如水般的灑在大地上。

中秋是團圓之時，也是豐收的節日。日間，田野裏是戴着草帽、忙着秋收勞作的農夫。天高雲淡，陽光很旺，綠中透黃的莊稼，顏色清晰得刺目，猶如日本動漫裏的畫面。

鄉間的夜晚不是以華燈初上為信號，而以炊煙裊裊宣告夜幕的即將降臨。很快月出東山，日間的忙碌歸於寧靜。坐在農舍二樓的陽台上。萬籟俱寂之中，四野的風滔滔吹過，沁涼沁涼的，夾雜着田間成熟的玉米與花生的香氣，那正是鄉土飽滿的氣息。台階下、草叢裏，秋蟲唧唧地鳴叫。高大的槐樹已經是黢黑的一團，樹上不時傳來鳥兒歸巢的啼聲，讓我真切感受到了「月明星稀，烏雀南飛」的意境。

於是，忍不住主動端上一碟月餅、幾杯清茶，很有儀式感地來與大自然分享這份閒適恬淡。若在平時，可能會自嘲過於「矯情」了。

月有陰晴圓缺，總能牽動人的思緒。悲歡離合彷彿在中秋節都會醞釀格外濃郁的情緒，回想起過去三十多個中秋，有在北京的四合院裏度過，在高樓林立的小區度過的，也有在巴黎艾菲爾鐵塔下，在威尼斯的河邊度過的。有溫馨的相聚，也有舉頭望月低頭思鄉的獨處。

然而，只有這次在鄉野，我才感覺真正體會到中秋節本來的內涵。畢竟，在這個從中國農耕文明孕育而來的佳節，只有將收穫、莊稼、月光、田野、秋風、蟲鳴等交融，才能喚醒那穿透千百年的恆久意義。

花世



步 美

henrydine7473@gmail.com
逢周日見報

秋天奏鳴曲

由康文署主辦、兩年一度的「世界文化藝術節」將於十月十八日正式開鑼，主題從上屆熾熱的非洲大陸走進冰冷的北歐五國（芬蘭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麥及冰島）。金秋十月，開幕節目是歌劇《秋天奏鳴曲》（Autumn Santa），亦頗應景。這齣改編自瑞典電影大師英瑪褒曼的經典作品，由芬蘭著名作曲家施巴斯坦·費格倫特（Sebastian Fagerlund）譜曲，二〇一七年在赫爾辛基首演，今次訪港屬亞洲首演。

其實，電影版的劇場感早有端倪，敘事有分有合，多重視角交錯，大量演員臉部特寫，精湛的肢體表演，近乎獨白的台詞，油畫般的場景。但改編歌劇的難度在於原著中

幾乎沒有任何配樂，除了女主角彈奏的鋼琴曲以外。而歌劇當然是要唱出來，以歌唱和音樂來交代和表達劇情，因此施巴斯坦費格倫特實在功不可沒。除了五位獨唱者，瑞典馬爾默歌劇院合唱團（Malmö Opera Chorus）和香港管弦樂團參演，台前幕後近一百五十人的班底，陣容出色。

歌劇版情節依舊圍繞母女之間的愛恨情仇。鋼琴演奏家夏洛特在丈夫去世後，探訪七年來不曾有過任何交流的大女兒伊娃，兩人試着友好相處，卻難免往事重提。伊娃怨恨夏洛特沒在她童年時給予足夠的關愛，認為母親更關心自己的事業和殘疾的小女兒海蓮娜……

背誦

上兩星期說到盜版漫畫，還有一些點滴可以分享。

以《龍珠》為例，兩星期出一本，每次三十頁，其實很快看完。記得當時為中學生，回家的巴士站旁有一家報攤，我就在那裏買《龍珠》，急不及待等車的時候看。有時劇情以打鬥為主，巴士還未到，都已經看完了。即使文獻較多，至多十分鐘都看畢，在車上百無聊賴，那時沒有手機，縱使書包有許多課本，還是不及剛剛才看完的《龍珠》吸引，於是翻看又翻看。回到家，沒事做又再把《龍珠》翻翻，有時翻看以往買的期號，特別是自己喜歡的情節，總是嚼嚙再嚼嚙，細味再細味，所以，《龍珠》我是「倒背如流」的。

醫院的細節

今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上旬，我家詩人櫻兒一直在住院。中途出過兩次院，但不到一周，又復發再住院。直到八月上旬才穩定住，現在住在家裏，還能寫詩了。

當打了幾天萬古霉素，櫻兒的體溫由四十度降到三十七度左右時，我開始有時間觀察周圍的環境。我發現白班護士和夜班護士的着裝有很大不同。

白班護士的衣服看上去很像家居服。淺藍，上面是細碎的小黃花。下面褲子是淺藍淨版，上面沒有花紋。面料也是柔軟的棉質，且寬鬆肥大。而夜班護士的衣服是深藍色的，樣式很像什麼制服，上面什麼花紋也沒有，就像沒有雲彩的夜空，深藍，接近黑。當櫻兒的體溫穩定在正常體溫左右，我

開始琢磨護士的衣服為什麼那麼大的差別。白班護士的衣服寬鬆、肥大、柔軟，穿着很舒服；夜班護士的衣服為什麼顏色那麼深，而且樣式接近公檢法機關的制服？看上去一點也不像護士，有點像警衛？

我想夜晚大部分醫生下班了，只剩下了值班大夫，醫療保障似乎比白天薄弱了。病人都是脆弱的，很多疾病下午太陽落山就開始加重。此時太陽也下班了。接下來的月亮，其光亮及熱量都比太陽差遠了。有太陽及眾多醫生的白天過去了；很少醫生加上月亮的夜晚來臨，這時的病人包括陪護家屬都感到不安全。這時候的病人需要增加一道安全屏障。穿着家居服一樣的護士，很難讓病人有安全感。出現什麼突發情況，還是穿制服

看英瑪褒曼的作品就像看鏡子，是在看自己。如果你是夏洛特，女兒不如你那樣天賦異稟，你能夠做到像愛自己一樣愛她嗎？缺愛的悲哀很具象，一個自私的母親對子女成長帶來毀滅性的打擊，雖然家庭的物質上不愁，精神上卻早已千瘡百孔。然而，多數人對於原生家庭，無論多恨，也擺脫不了所謂愛的束縛，剩下的唯有妥協與原諒。

伊娃最終是否真的原諒了她的母親呢？電影沒有明確的答案，相信這個問題也將延伸到舞台之外。人生在世，誰能無過。畢竟，親情是比男女之情更難解釋的愛。

談文
論藝



嘉 妍

逢周日見報

事，全班同學都為我的「造型」而嘩然，有一個每天都拿着重重書包，排隊時還在最後努力的書蟲同學對我十分不屑，可是我的分數比他還高一大截。我沒有告訴他的是，排隊的時候我跟他一樣在複習，只是我的內容在腦海，他的內容還在書本上，這是他永遠拉不近的差距。

背誦不等於填鴨式，事實上要吧資料都存進腦海，才容易做更深入的分析 and 思考。我想說，漫畫在我成長中有正面影響。

風陵
夜話



耶 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的人，讓人感到行動力更強、更果斷、更準確、更有力量。那麼夜班護士就不能穿白班的家居服。她們要戎裝上陣——就差繫上威武的腰帶——彌補夜晚醫生的不足，彌補月亮的不足。給驚慌的病人一個虛設的安全屏障。

而白班，有太陽、有專家有眾多醫生，護士就可以「陰柔」一些，負責給患者輕鬆的心理暗示：不要緊張，這裏和咱家差不多。

醫院用護士的衣服，給夜晚增加燈光；給白天增加清涼。

格 外



格 致

jilinzhaoyanping@163.com
逢周日見報

一失足成千日驚

自從三月份去澳門看俄羅斯畫展，在澳門碼頭摔了一跤之後，現在每逢見到前面的路面不平，濕滑，或是有樓梯級要往下走，我都特別小心謹慎，怕又再失足跌倒。古人說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，所幸我是十分幸運的一個人，雖然是跌個五體投地，卻沒有特別受傷，後遺症變成「一失足成千日驚」，相信在未來三年，我仍然害怕失足跌倒。回想在空中不受控制倒下的一秒，真的很恐慌。

經檢討後，是因為該處地面黏而不平，我穿着波鞋又行得太快，於是左腳阻住嶺右腳前行，最後兩隻腳纏在一起，失了重心，於是嘴巴、兩隻手掌和兩個膝頭撞向地面，剛好是五體投地。地心吸力果然存在。

我這麼個跌法，意外地完全沒有造成表面損傷。嘴巴碰在地上的位置就是右面的犬齒，犬齒撞傷了自己口唇的內部，整個右邊面和嘴

唇立時脹大了三倍，覺得很痛，但是裏面外面沒有流一滴血。同行的老師和兩位同學都驚訝不已。我的手掌紅了少許、兩個膝蓋沒有碎，搓了幾搓可挨着牆壁站起身子來。我因為不熟悉澳門的醫療水平，最終決定不去醫院，服下朋友隨身帶備的止痛藥，往洗手間擦一擦身上的灰塵，就繼續行程。

我不肯去醫院，另一原因是不想浪費寶貴的光陰在醫院。那一回去澳門，目的是去看名畫，不是去看醫生的。我個子雖小，卻不脆弱。

三好集



素 儀

逢周二、四、日見報

回讀者的信

日前山頂花店的梁先生來電郵交流，信中說道《香檳王國》一文提到的許多香檳酒已經品嚐過。故此，希望我能介紹其他高端產品如沙龍香檳（Salon Champagne）。在此，筆者先多謝梁先生的來函，並且逐一回答。

一、《香檳王國》一文提到的王國是酩悅香檳集團，故此文中所述的香檳都是集團旗下的產品。其實，酩悅王國已經包括了初、中及高端等香檳品牌。對於一般酒友，這些應該可以滿足他們

的需求。但是，像梁先生的飲家就可能覺得意猶未盡了。

二、酩悅王國內的香檳俱是業內翹楚，各位酒友可按自己的喜愛而選擇。例如，庫克香檳（Krug Champagne）的沒有年份的絕乾及粉紅都常常令筆者驚喜。另外，唐，倍里儂的年份香檳往往是十分精彩的香檳。筆者就嘗過一九八二、一九九〇、一九九六及二〇〇二年的唐，倍里儂，印象深刻。各位酒友不妨在舊年份中尋找樂趣。至於庫克

香檳的特選葡萄園Clos du Mesnil和Clos d'Ambonnay香檳，就更加是市場難見的精品。

三、沙龍香檳的確是不可多得的稀少香檳，每年只生產約六萬瓶。沙龍香檳成立日子並不算很久，由Eugène Aimé Salon於二十世紀初創立。沙龍只會使用莎當妮葡萄去釀造香檳酒，即是市場說的「白中白」，和其他香檳常用的黑皮諾及皮諾莫尼耶不同。市場上見到的沙龍不多，故此叫價也絕不便宜。筆者曾經嘗過一九九〇、一九九六、二〇〇二年的沙龍，品質的確十分卓越，氣泡十分幼細，冒起時間超長，香氣四溢迷人。我尤其喜歡二〇〇二年的沙

龍，應該可以儲藏數十年。

四、其他高端香檳如寶爵祿的邱吉爾（Pol Roger Sir Winston Churchill）、凱歌香檳的Yellowboam Ostrich Limited、黑桃A黃金絕乾（Armand de Brignac Brut Gold）和唐，倍里儂的金粉紅（Dom Pérignon Rosé Gold）都是當世最好的香檳酒。

酒看
人生



羅富齊

rothschild388@gmail.com
逢周六、日見報